



費甲

華沙公約國家高峯會議

以蘇聯為首的華沙公約七國高峯會議於今（一九八七）年五月廿八—廿九日在東柏林召開，會後發佈「華沙公約國家政治協商委員會會議公報」和「華沙公約國家軍事準則」兩項文件。該準則強調成員國力量的防衛特質；成員國聲明：在任何情況下，決不以軍事行動對抗任何國家或國家聯盟；決不首先使用核子武器；對歐洲或歐洲以外的任何國家，絕無領土要求；決不以某一民族或某一國家作為敵對者，相反地，在相互考慮安全利益及和平共處的基礎上願與世界任何國家建立關係；華約武力將維持足以應付外來攻擊的水平和數量。

華約國家建議：儘快全面禁止核子試爆、終止製造和改進核武器，逐步並進而完全剷除核武器；禁止及廢除化學武器及其他具毀滅性武器；削減歐洲兵力與傳統武器至足以保障防衛所需水平，及無以對它方發動襲擊的能力；在歐洲不同地區及世界各地建立無核、無化學武器區域，並且減少武裝集結地區的武力及提高相互信賴措施；北約與華約同時解散，清除外太空武器，嚴格遵守限武條約。

在此一年一度的華約高峯會議，共黨集團特別提出軍事準則，顯係針對美蘇限武談判而發。準則聲明華約集團以防衛為目的，不以任何國家為敵；對西歐各國具有安撫和遊說用意。如果華約信守準則承諾，自然是歐洲與世界之福。但是各種裁軍限武建議，包括在華約、北約兩個世界之間設立非核武走廊，美蘇同時廢除歐洲戰術作戰飛彈等；仍需經美國和北約盟國的謹慎商議和衡量其可行性。戈巴契夫自一九八五年三月上臺後，即對美國發動一連串的限制武提案和廢核攻勢；不僅激起西歐人士的讚賞和改變對蘇聯的觀感，並且使美國政府窮於應付這些外交宣傳攻勢。西歐國家包括英國的政界領袖，皆樂於與戈巴契夫交際親善，並藉此在國內爭取選票。打「蘇聯牌」成為西歐制衡美國政治、外交壓力的籌碼。歐洲和平聲浪的重振與西歐各界恐懼歐陸淪為美蘇核戰場的夢魘有密切關連。蘇聯的限武要求則與其內部經濟發展遲滯有關，軍備競賽雖未能拖垮蘇聯經濟，却已使其發展陷入困境。無論如何，蘇聯及華約集團的和平、非戰宣傳業已深入歐洲各社會階層，美國當局的外交處境將更為艱難，必須同時面對來自蘇共集團和西歐國家的非核、限武呼籲的壓力。

蘇共總書記訪問羅馬尼亞

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於五月廿五—廿七日應邀訪問羅馬尼亞，與羅共總書記暨總統齊奧塞斯庫舉行會談。訪問結束後，發表「蘇羅聯合公報」。

齊奧塞斯庫在羅蘇友好羣衆大會上讚揚戈巴契夫的到訪是兩國、兩黨與人民之間傳統友誼與合作的表现。戈巴契夫在演說中除介紹蘇聯內部改造情況外，並且強調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應當建基於：在決定本國政治路線上完全獨立自主、

在世界社會主義前途上集體負責、廣泛互惠地交換經驗與權利平等的同志式合作。

聯合公報指出：兩國領袖應彼此知會有關國內當前社會主義建設問題，詳細討論兩國關係現況及遠景，對於國際重要問題廣泛交換意見。他們強調，在擴展和加深政治、經濟、文化、科技等方面之合作上，高峯會談對尋求合作新方式而言，具有重要意義；確認兩黨之間在各層次上的合作努力，促進意識形態的合作。雙方肯定在保障兩國必要資源的節約措施上，應相互努力提高合作的角色，特別是在原料、燃料、電力、機器與設備、民生消費品及糧食等方面。雙方同意發展文化、科學、教育、大眾傳播媒體的聯繫，使兩國人民對社會主義建設有更好的認識。訪問與談判在友好、熱烈與相互瞭解的氣氛中進行。

戈巴契夫可能事先瞭解他的訪問不會受到羅共領導者的竭誠歡迎，因此在官樣的行程外，特地親身率領妻子麗沙和隨員進入布加勒斯特的街道，與民衆面對面晤談，大作公共關係秀。戈氏與齊奧塞斯庫的會談顯然不很愉快，聯合公報未出現「觀念一致」、「同志式的瞭解或友誼」的措詞，證明雙方存有歧見。戈氏的講辭在羅馬尼亞的報刊中慘遭刪略，顯見羅共當局並未接受戈巴契夫的改造和一切「開放」的理念。蘇羅兩國領導者間的紛歧大概有：(1)羅共不歡迎蘇聯經濟改革和政治社會民主化改造措施。齊奧塞斯庫反而宣稱羅國建立領導機關民主制式已有二十年經驗。(2)羅馬尼亞在去年自行裁減百分之五的國防預算與兵力，這種擅自脫離華沙公約集團的片面行動，被蘇方視為不合作和歧異行爲；增加蘇共集團對北約和美國談判的困難。這類措施至少會使西方國家認定，蘇共集團內部呈現分裂或有機可趁。(3)雙方經濟合作並不順利，羅國的目的在解決其經濟困難，向蘇聯爭取廉價的原料和燃料。蘇聯則希望羅馬尼亞能完全納入「經互會」生產專業化計畫內，加強彼此的合作，建立蘇羅合資企業和共同研究發展部門。(4)最重要的紛歧可能是，齊奧塞斯庫擔心蘇共會暗中破壞其一手建立的齊氏王朝。目前，齊氏家族分據羅馬尼亞黨政軍要職。這種家天下的政治局面違背蘇聯及其他東歐共黨國家的政治慣例。戈巴契夫的民主化政策無疑是齊氏家族的要害，必須刻意防範和應付。雖然戈氏公開聲明社會主義國家應有完全的自主，有其各自的獨立政治路線和社會主義建設模式。

魯斯特事件與國防人事變動

赫爾辛基起飛，經七小時、六百多公里航程，飛抵莫斯科。並且在克里姆林宮上空盤旋三圈，最後降落於紅場。此一單機直闖克宮事件，使魯斯特成爲西德英雄人物，更震撼了蘇聯中央領導階層。

從魯斯特個人而言，此一行動顯係謀定而動，按圖索驥，以莫斯科爲目的地。其動機似欲藉此揚名，擁有一股冒險衝勁。但是他的行爲業已構成非法入境、侵犯領空主權、違犯莫斯科禁航區三項罪名。其行爲雖不足法，唯其精神甚可嘉許。

對蘇聯而言，一架外國飛機深入俄羅斯腹地，直達克里姆林宮，而無任何攔截行動，委實丟臉。更諷刺的是，魯斯特非法入境適值蘇聯「邊防軍人節」，這對百萬邊界警備部隊無疑是最大的嘲弄。在漫長航程中，素以警戒森嚴的防空部隊竟然毫無警覺。無怪乎蘇共政治局嚴詞責備防空指揮人員怠忽職守。

五月三十日，蘇共政治局召開臨時會議，決議國防部長索科洛夫告老退休，由副部長雅佐夫(D. T. Yazov)升任。同時譴責防空軍司令部不可原諒的疏忽和未採取行動及時阻止入侵的飛機。這類事實證明防空備戰方面輪值組織的嚴重缺失，缺乏應有的警覺和紀律、國防部軍種領導的失職

。因此決議將防空軍總司令柯勒杜諾夫 (A. I. Koldunov) 革職，通過關於加強國防部領導的決議。

魯斯特事件觸發了蘇聯國防體系的人事大調整。蘇共政治局並未將索科洛夫引退與事件相牽扯，但是今年二月初方從遠東軍區司令一職調升副部長的雅佐夫却提早上臺。雅佐夫能在十一名副部長 (包括三名第一副部長) 當中脫穎而出，顯係得力於戈巴契夫的提拔。推動軍事領域內的人事革新，是戈氏全面改造的目標之一。魯斯特事件迫使蘇共政治局成員在無異議下同意更替國防部長，同意實施整軍方案。顯然，蘇聯軍中人事將呈現大幅度變動，不僅限於失職的防空系統，且將及於其他軍種。而整軍的基本任務係爲了提高部隊戰備水平和紀律；軍中領導年輕化乃是必要之舉。魯斯特事件最大受益人自屬於戈巴契夫及支持其全面改革政策的人士。

全蘇知識協會代表大會

全蘇知識協會第九屆全國代表大會於五月廿七—廿八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知識協會是志願性的民間組織，擁有會員逾二百五十萬名以上。該會成立於一九四七年，原名「全蘇政治與科學知識擴展協會」，一九六三年改爲現名。一九七二年初，估計會員將近二百四十六萬名，包括蘇

聯科學院和各加盟共和國科學院院士一千七百名，十萬多名博士、教授、講師。知識協會出版各種刊物，舉辦講座、學術會議、座談會、人民大學教學、電視廣播電影教學製作和播放。著名的刊物有知識、國際生活、科學與生活、科學與宗教等多種，各加盟共和國的分會亦出版類似刊物和宣傳各類知識。

全蘇協會理事會主席、院士、諾貝爾獎得主巴梭福 (N. G. Basov) 向代表大會作工作報告。巴梭福指出協會是知識份子組成的志願性組織，向羣衆推介政治與科學知識，進行共產主義教育。協會之活動仍有許多缺點和不足，講座宣傳工作陷入教條主義和陳腔濫調，演講者缺乏深度和批評，與現實生活脫節。全蘇各級協會此次共選舉約二十萬人分別擔任理事會和監察委員會職務，各級協會部門、機構領導成員共十九萬名。代表大會經兩天會議後，批准理事會主席工作報告，通過協會章程修正案，選舉理事會和監察委員會成員。巴梭福再度被選爲主席。

根據大會報告和討論顯示，具有四十年歷史的知識協會和蘇聯其他機構組織一樣呈現老化。協會的青年講員祇佔全體人員的百分之六，吸收青年幹部、專家入會成爲當前要務。由於知識協會的宣傳工作包括政治、社會、經濟、科學、技術、醫藥衛生等範圍，透過演講、刊物等各種傳播形式宣達知識和政策、政令；因此需要更多的專家學者投入。可是，參加情形並不熱烈，例如俄羅斯聯邦約有上百多萬科學工作人員，祇有八分之一的人員參加。蘇聯知識份子顯然對志願服務缺少熱情。協會講員在鼓動羣衆愛國與國際主義情緒，解釋蘇聯對阿富汗的國際義務時，就不能滿足上級的要求。一九八八年是東正教傳入俄羅斯一千年紀念，巴梭福憂慮地表示無神論教育不可減少；因爲近數年來偏激的宗教信仰再度興起，具有反社會主義特質。千年紀念正好是宗教傳播有力的掩護。一些大小問題和缺點標誌著知識協會作爲政治與科學教育、傳播功能方面已有衰退現象。

經濟管理改革會議

蘇共中央委員會於六月八—九日召開關於經濟管理根本改造問題會議，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主持會議，蘇共中央書記斯留尼柯夫 (N. N. Slyun'kov) 提出報告。另有蘇共中央成員、部分政府部會與企業領導、學者、黨務人員出席會議。此次會議可謂是六月底預定召開的蘇共中央

全會、蘇聯最高蘇維埃大會的預備會議；會上所討論的經濟管理改革方案，包括國營企業法、與經濟生產部門相關部會的功能組織變革法規，均將送交全會和蘇維埃大會批准以完成立法程序。會議討論十分熱烈，戈巴契夫隨時針對與會者的發問或疑點提出解釋或辨駁。

戈巴契夫首先向與會者揭示三個問題：改造如何在經濟領域進行，且能及於社會整體？關於企業法草案有何意見？中央管理機關的角色是什麼？

在會議結束時，戈氏的結論表示：無改造，蘇聯就不可能有進步。改造不僅是現時代大家要求的理論與政治所能得到的答覆，而且是蘇聯社會的需求。改造過程是艱困、複雜、矛盾的，但是它必須進行，且須從蘇聯社會生活領域中各種問題的解決着眼。

根據會議討論和相關文件顯示，戈巴契夫的改革運動已觸及經濟基礎，國營企業法及十二項部會改革法若能成功進展，將奠定戈氏的統治地位與鞏固蘇聯經濟改革的基石。戈氏表示將於明年開始實施企業法，頭三年將是預備階段，隨後五年則全面完成新經濟管理制度。

新經濟管理制度的重點措施和變革包括：(1)企業經營管理完全自主、自籌資金、自負盈虧、自定計畫；採取充分的經濟核算制度。(2)國家不再補貼和預算撥款，改由銀行貸款供應，且需按時償還。銀行自行審核是否批准貸款申請。(3)生產企業除繳稅金外，水、電、土地的使用均需繳付費用；利潤自行保留運用，虧損或營運失當則任憑倒閉，政府不再撥款補助。(4)企業自訂五年計畫，經營管理人員和領導人員由企業自行聘用或選舉產生；從業人員不再享有就業保障，優者留、劣者去；企業設立勞工會議、代表大會和生產管理委員會，採取自下而上的民主、自上而下的集中制度。(5)修改價格制度，政府不再供應低於生產成本的原料、材料和燃料；生產品價格必須完全反應生產成本。(6)生產部會不再干預企業經營管理，部會成爲某項生產部門的科學技術與計畫經濟的參謀本部，提高部會對外經濟活動、人員訓練和再訓練功能。削減部會機構、單位。國家計畫委員會、國家物資技術供應委員會、財政部、銀行、各加盟共和國部長會議、地方機關均需作相應調整改變。

這種全面大規模的經濟改革，若稱之爲「經濟革命」亦不過份。國營企業將擁有絕對自主權力，其經營管理方式近乎西方企業；因此難免引起外界評之爲走資本主義道路。但是實質上仍是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仍是國有企業。改革成效如何，須俟三年後才能獲得肯定答案。

蘇共集團對新國際經濟秩序之立場

蘇共眞理報在六月十日公佈華沙公約國家五月底政治協商委員會通過的「關於克服發展不力與建立新國際經濟秩序」文件。這項代表著華沙集團對國際經濟問題的立場與建議的文件，並未在華約高峯會議後立即發表。

華沙公約國家認爲開發中國家繼續遭到新殖民主義的剝削；外匯金融危機、高利率政策、財政與人力資源自開發中國家外流、不平等貿易關係等，都是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採取的作法而使開發中國家陷入困境的原因。軍備競賽更使物質與人力資源分配不均，阻礙各國的經濟發展。目前許多國家的嚴重問題之一是外債，開發中國家的外債超過一萬億美元。

外債問題的解決和建立新國際經濟秩序有直接的相互關連。蘇共集團主張各國應裁軍、調整國際外匯金融關係；採取必要措施，限制每年外債償付數額。他們建議在聯合國機構主持下，設法消除壟斷的國際經濟關係、非法的禁運、抵制、貿易信貸與技術的封鎖，以及利用經濟連繫作爲政治壓力手段、歧視措施和保護主義壁壘。在原料、農產品與工業產品之間建立公正的價格體系。並且積極協助開發中國家有效地監督外國資本在各國的經濟活動，擬定跨國公司活動的規範或法律。支持開發中國家訓練人才，並防止人力外流。

華約國家聲稱每一民族有權自由選擇自己的社會經濟制度及發展道路，此爲其基本立場；願意與開發中國家或區域性組織進行廣泛的經濟合作。根據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經驗，他們認爲，克服發展不力必須要有成套的經濟、社會發展方法、保障經濟獨立、組成合理的國民經濟結構，建立國營部門及其他先進的經濟經營形式，採用計畫方法。華沙集團願與開發中國家分享其經驗，並且考慮到它們的民族經濟特性與條件。

明顯地，在東歐各國逐漸面向世界市場時，特別是蘇聯已宣佈調整對外經濟政策，廣大的開發中國家的市場已成爲爭取的目標。這不僅可爲蘇共集團和合作對象謀取「共同利益」，更可打擊資本主義國家；藉著經濟合作進一步擴展在第三世界的政治、經濟影響力。當開發中國家經濟日益窘困時，蘇聯及其集團所提出的建議與寬大條件，確實會引起它們的注意和考慮。